

人文中国丛书

马帮与驼铃

李霁宇

著

——
南北丝路踏歌

时至今日，公路、火车和飞机已将历史和岁月的天空打乱，马帮和驼铃已成绝响，南北丝路的地理概念已成了一种今天的符号，我们所能找到的还是自己的影子。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人文中国丛书

马帮与驼铃

李霁宇 著

——南北丝路踏歌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帮与驼铃:南北丝路踏歌/李霁宇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3

(人文中国)

ISBN 7-5306-3803-3

I. 马… II. 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5898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武清县永兴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875 插页 2 字数 181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定价:15.00 元

缘 起

洪荒初辟，天玄地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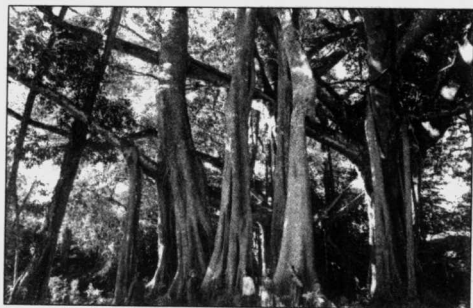
这几个字将人类的想像力和自然的造化固定在一个汉字的框架内。要深入解释注释理解这几个字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一得到要“走”这条陆上丝绸之路的信息，不知怎么就首先想到这几个字，真有些不可思议。可见汉字本身就带有时空的信息，它一组合，就将信息转化为一种有形的有感觉的有色彩的有意识的东西，这东西呈物质形态，山川河流，高原湖泊，荒漠绿洲，同时它又呈精神态，包含诸如文化历史之类的远古和今天的信息。

汉字真伟大。几个字就完成了星转斗移，沧海桑田。

史料上也就是几行字就概括数百万年的变迁。在中国西部的造山运动结束后，出现了一道天然的南北走向的高山峡谷，沿这条通道往返迁徙，形成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称之为“横断山民族走廊”、“氐羌系走廊”的通道。它最后发展为著名的“西南丝绸之路”。完了，就这么几行字。

令我意外和惊喜的是我几乎是“走”了西南丝绸之路，接着又“走”了北方的丝绸之路。这南北两条丝路，也就是说陆上的丝路我都“走”了一次。我一直想将它们做一次比较，但力不从心，

这归咎于我的学识和心有旁骛，我不是学者专家，我终于明白这不是我的任务。南北丝路的开通在时段上大致相同，几百年的误差对历史而言可以忽略不计，南丝路穿行于崇山峻岭，靠马帮和驿站连接，是一条民间和地方的通道；而北丝路却是一条官道，穿行于沙漠和荒原之中，靠骆驼和绿洲连接。两条丝路在路线中各有许多分岔和重复，但总的走向是确凿的，条条道路通罗马，这是两千年来中国向外开放开通的史实。于是我摒弃杂念，心安理得地记述这两条丝路上的经历和感受，不引经据典，不旁征博引，并将它按地域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便于我的记叙。



目 录

缘起	1
----------	---

上卷 巴蜀开国门

序	3
成都·丝路·蚕	5
天府之国·成都人	11
临邛道·新津·希望	15
铁都·文君故里	20
青衣道·汉魂·欺头	25
雅安·雨城·中国红	29
荣经·严道金场·砂锅葬礼	34
汉源·牦牛故土·贡椒趣闻	38
石棉·大渡河·翼王与红军	42

冕宁·丝的故事·卫星城	47
月城西昌·改夷为彝	52
会理·石榴节·苴却砚	57
名模风采·丝路窃案	62
攀枝花·人口论·聚宝盆	65
二滩·四个第一	71

中卷 彩云东南飞

宁蒗·女儿国	75
泸沽湖·温泉童话·打歌	78
丽江·东巴文化·四方城	88
剑川·南诏王石像·阿秧白	95
大理·赛马·南诏故土	102
保山·卧佛寺·梨花坞	109
红旗桥·芒市	115
畹町·九谷·外国游客	119
姐告·木姐·玉石和大象	122
弄岛·南坎·塔与寺	126
拉影·一寨两国·户撒刀	131
腾冲·密支那·大救驾	135
和顺·热海	139
车祸·深山救援队·快与慢	142
鹿城·元谋人和恐龙·茶花和铜鼓	145
昆明·米线·马普	149
家乡宝·金马碧鸡	156
滇池·长联	163
曲靖·昭通·朱提银	170

下卷 胡笳十九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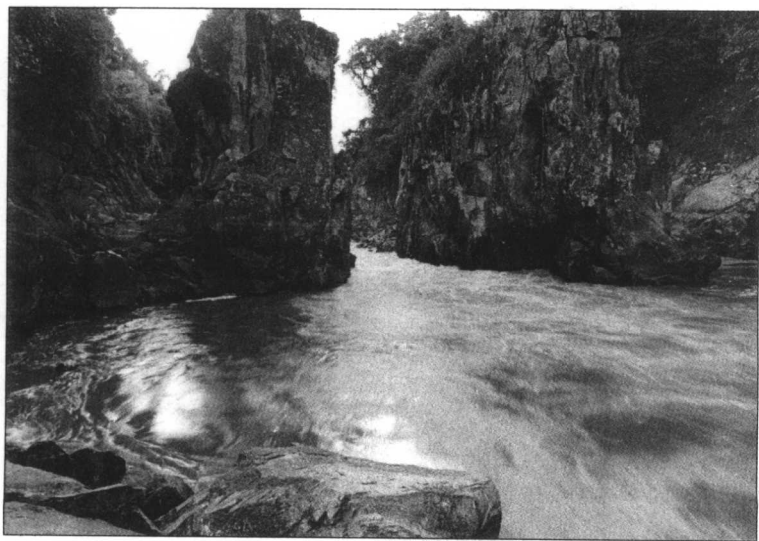
看黄河·掌纹	179
沙漠旅行者·莫高窟	184
敦煌·遗书	189
嘉峪关是什么样子	197
梦城无梦	203
沙漠之水·海市蜃楼	207
夜光杯·神话	212
鸣沙山·月牙泉	216
敦煌之手·阳关之外	221
敦煌·告别和人口	229
西安·人面桃花	234
还是序	242

马帮与驼铃

人文中国丛书

上 卷

巴蜀开国门



序

西南丝路从巴蜀始,经滇入缅到达印度。以“秦开五尺道”计,它至少比张骞开通的北方丝绸之路要早两个世纪;另据1986年四川广汉的考古发现,大量的青铜制品和仅产于印缅温暖海域中的齿具,证明三千年前就具有高度青铜文明的古蜀国确实存在,也证明三千年前由巴蜀至印缅的古商道已辗转相通,这样,南丝路的形成较北丝路应早七八世纪。

历史遗憾地停顿了数千年。

到上个世纪末,这条西南丝绸之路再度被唤醒了。人们一下开始关注这条沉寂的古道了。

这个机缘让我参加了四川云南两省联合组织的作家艺术家重振西南丝路采访团。那年中秋节那天,我离开昆明乘汽车赶往成都,夜宿攀枝花市、石棉县及雅安,三天半的时间行程1200公里终于到达蓉城。因为首行式在成都召开。那天,我代表云南作家发言。我能说什么呢?我想起路上那连绵不尽的苍茫群山,想起了在那古道上长途跋涉的先民,想起了那栈道石板上深深的脚印,心中便生起一阵战栗,涌起一片悲壮之情;我想起了从汉司马开始的川滇文化交流,想起了入滇的诸葛、流落的杨慎以及艾芜的南行记,流动的思绪便拴成了一个久久无法解开的情结;我还想到,我们的祖先数千年前就“对外开放”了,历

史为什么停顿了这么多年，今天才来重踏这条充满艰辛流淌着无尽传说披着神秘光泽的千年古道?!

我们面对着的是什么?

我们指望寻觅的是什么?

那天我突然慷慨激昂了一番,说,我们将走进历史,寻求现实的启迪;我们将走进文化的河流,探访经济的彼岸;我们将走进一个个谜、一个个梦,而将它们告诉今天的现代的西部人……其实在豪言壮语和公共话语的掩蔽下,我对这次采访,心中无数,我对南丝路其实一无所知。人的一生不可能全能全知,我的兴奋来自心中有一个小秘密——我是四川人,生在成都,北京求学,然后到了云南工作,对我的故乡除了成都我几乎哪也没去过,我想看看故乡的山水,这次要从北到南——穿越,机会难得呀。我在还账,了却心愿。这无数个个人的秘密也许就构成了当年在丝路上穿梭不息的人群,那情景不断重复,亘古不变。

我后来感知,在整个中国西部的现代历史从这条古丝路上蓬勃通行的面前,我们的采访毕竟只是一个小小的开端,小小的前奏。所以后来我一直说,它仅仅是一个序。

成都·丝路·蚕

古丝路
何处是归宿
何处是起点

我在鱼腹*凭吊
我在涪陵*祭祖
看见鱼鳃鱼一样浮过巴峡
不再渔猎
专心杜撰那个巴字的神话

蜗居的蚕丛
无意中留下的一缕蚕丝
缠绕了华夏数千年
悠悠不断 无始无终
绣来绣去
绣出那个蜀字的传说

猛然明白蜀字的写法

发现——

在四川人胸中痒痒蠕动的那只虫子

姓天

名蚕

成都已是一座繁华的大都市。

成都是我的衣胞之地。我离开成都到北京求学，然后在昆明定居，一晃就是几十年，按理说我在成都只生活了17年，远远少于异乡异客的时间，可是我无论如何不能把握云南，总像是悬浮在上面，有一种无根的感觉。进入成都，我就闻到了成都的气味。我总是觉得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味道，甚至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气味。比如成都，有一种湿漉漉的闷人的霉味，毕竟三国



长江第一湾

已远,人民南路的皇城已拆,在今天的霉味中,你甚至能闻出二十年前烧蜂窝煤酿成的碳酸味。西安却是有一股干燥的黄土味,有兵马俑在,有碑林,有半坡,还有一泓贵妃池,你就感到一种沉淀已久的旧都气息,或者如贾平凹所示的废都气味。而北京,则以一个现代的大都市出现,日新月异的变化,天高地阔,天大地大的感觉中,迎面是风沙般的凌厉之气,在王者气派中,有种动感的急促之气,在空气中弥漫。南京是六朝古都,金陵霸气已消,剩下的只是平和厚实的一种庄重,在中山陵,你可感到被历史擦亮的一抹斜阳,照在这葱茏的山和静谧的建筑上,这种稳重的气度稍感沉闷。这些城市都曾建过都的,建都越久远,其都市的风味就越醇厚,越古老,或者说越陈旧保守。没有建过都的城市,如上海,如广州,首先是它的街道杂乱无章,没有整齐四方的规范的城廓,就其味道而言,品味上海,是甜腻腻的,如上海清淡发甜的饮食;品味广州,是咸,也许是生猛海鲜,也许是总有那腥咸的海风掺和其中……

成都的味道越来越浓。那天,我一个人遛上街去,瞎逛了一圈。父母早已去世,我其实在成都已无家可归,没有父母就没有家,这话我是在活了几十年后才了悟的。有兄弟,亲戚,同学,朋友,很多,但没有家。那天我因急于出发的兴奋,没有过多的伤感,竟想起这么一些念头:谁能站在春熙路上想象,这里曾是水乡泽国呢?那天上街买了一本资料书,上面说:传说古蜀部落是以岷山为基地的,古史中的黄帝部与西王母部所居的昆仑山应是岷山,古语“昆仑”的急读音为“岷”。我不知这种说法准不准确,也许只是一家之言。有时历史就是众多的一家之言构成的,无所谓正误对错,历史只是一个综合体,一个综合的概念。我的先民逐渐由高山、山地移居平原,这条路线在脑中画了无数遍,这是一个人类发展简史的路线,从高向低,最后逐水而居。北

方的丝路也不例外,那时那一线还是水肥草美的沃土哩。先民就这样来到成都平原,就在这里产生了著名的丝绸文化。从成都开始的古道,便与丝绸结下了不解之缘。

巧的是我的第一个采访点就极有象征意义——成都蜀绣厂和成都蜀锦厂。其实不是巧合,中国人办事历来讲究一种套路和模式,这是刻意安排的,不能说不,只是简单的逻辑有时流于形式。

蜀绣远在两千年的西汉,就享有“蜀中之宝”的美誉,它以独特的地方风格和精湛的针法技艺驰名中外。我走马观花地参观了各个车间,一排排的绣架前坐着十七八岁的刺绣女工,她们多从乡下来,正按图样聚精会神一针一线地绣织着精美奇绝的图画。一打听,有的绣品竟要千针万线地绣几个月甚至数年。展览厅里,有各式各样的双面绣屏,尤以双面立体绣的“文君听琴”最为精美绝伦,还有为中国工艺美术博物馆珍藏的双面绣“芙蓉鲤鱼”,鱼儿鲜活,似浮在透明的水中。这些是厂里的精品,花鸟鱼虫,都是清供或赏玩的对象。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唯美和浪漫的审美情趣。

蜀绣的价值在于它全部依赖手工精心绣绢。我们的祖先就是靠这些走向了世界。我在为此骄傲自豪的同时不禁又忧喜参半:是现代化的机械和技术永远无法取代人类灵巧的双手呢,还是满足于用古老的文明去永远征服现代文明?谁是人类的终极真理?

蜀锦厂倒是大量地采用了机械化的织机。厂里保留了一架晚清时期的古老织机,据说国内仅存两台。一位年近花甲的老师傅为我们表演了织机的操作。在织机的上方有上百条的拉线,每织一缕便牵动一根拉线,全由这些乱麻一般的拉线来控制织出的图案。老师傅翻开织出的流彩飞虹的蜀锦,这锦足足有三四毫

米厚,全是真丝织成。他每天只能织十多厘米长的锦来。这情景仿佛是要我们再次为古代文明顶礼膜拜。

在参观采访中我发生了一次小小的失误。当年轻能干的女厂长用纯正的四川话滔滔不绝地介绍厂里情况时,我便开始用小收录机录音,不料操作失误,竟全没录上。我从此不敢过分依赖这个现代化的小机器。那天偷了懒,在我的笔记本上只记了两个字:蚕和锦。

那就从这两个字开始吧。

蚕字的“蚕”是有深长意味的,“蚕”字分开来,即是天虫两字。天赐之虫。我记得传说中养蚕和丝织的发明者是嫫祖,为黄帝元妃,另说蚕丛为古蜀王,亦是教民蚕桑,均远不可考。“锦”字也是深有意味的。一边为帛一边为金,意为帛贵如金。中国汉字的象形总是长远地决定了中国人的形象思维方式,而这种方式又恰到好处地将中国人的智慧、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传统、传说乃至神话,就这样构成了庞大的历史之网。我小时候在成都养过蚕,那是成都小孩子都有过的经历,在小纸盒里,蚕吐丝本身就像一个奇异的神话,蚕丝非常细,泛着银白毫光,那种精细和精致让人不得不相信那是巧夺天工,是上天的神赐。然后春蚕到死,作茧自缚,然后茧破蛹出,然后化蛹为蝶,然后在纸壁上画满生命的蚕卵,这生生不息的过程让人对生命的神奇产生无穷的联想。那时的蚕是宠物,是玩具,从没想到它的伟大意义。与蚕茧有关的成语比比皆是,也足以说明蚕茧的古老和重要。

我在临出厂时打听了一下绣品和蜀锦的价格。绣品是昂贵的;但同它花费的智慧和工时相比,其实是很低廉的。我当时不清楚丝绸在国外的行情,今天的丝绸之路,还能输出什么样的辉煌呢?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不知怎么就想到了李白这一咏三

